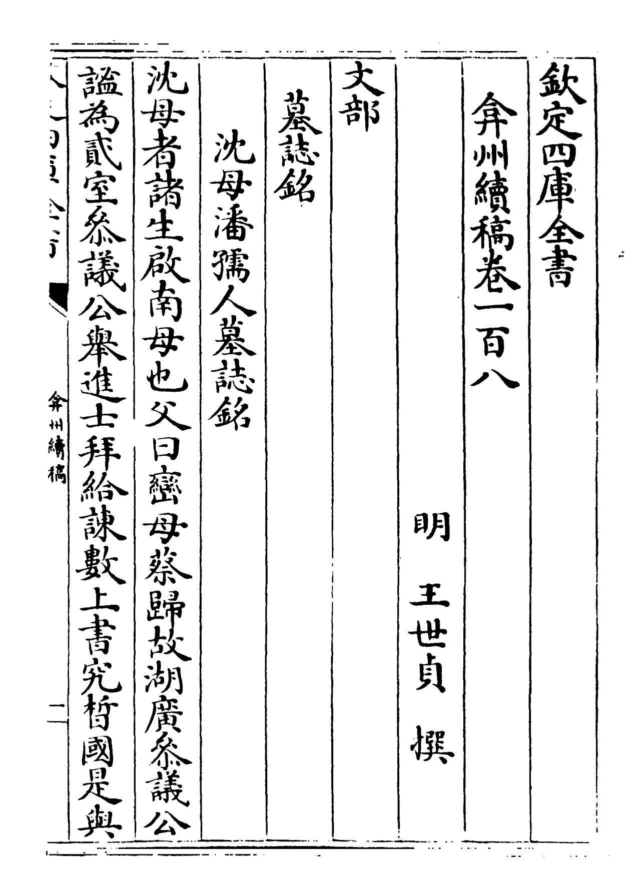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沈母潘孺人墓誌銘

沈母者諸生啓南母也父曰巒母蔡歸故湖廣叅議公謚為貳室叅議公舉進士拜給諫數上書究晳國是與

佞寧抗而得外兩僉山東江西臬風裁矯矯中以太夫人病乞歸養有忠孝大節晩而受王文成先生言與其徒錢德洪王汝止相紹明為理學名臣叅議公始娶盛孺人而天既復娶盛恭人者十年矣而始舉今憲副君啟原又十年不復姙也叅議公竟危之忽忽不懌而母年十三而父癃死母蔡病痼其叔父弱不任事即代之治室與饋斬斬矣既長益端婉有志操叅議公聞而委禽焉母之事叅議公字而敬其事盛恭人猶公也而加

謹盛恭人安之忘有貳也母勤至丙夜猶執女紅然藉
褥焉恐其娩尊者寢已舉啟南復舉二女最後侍公與
盛恭人於江西明年盛恭人以嫁女還歸母留湯沐筦
綸愈飭久之叅議公屬疾以考最歸疾甚乃歎曰吾不
知若材任婦乃爾必任母我何憾焉蓋公卒而母哀毀
且死念以啟南故不死則委身盛恭人盛恭人愈益憐
愛之既殯復以啟南屬憲副君曰吾弗能子也請為子
子於是憲副君力撫教之成而後析箸母始操家秉然

其大者猶兢兢以請命盛恭人示弗敢專也歲時伏臘訊問弗敢廢也時憲副公猶在公車而倭事暴起以軍興法加歲賦或謂可以居間免母曰幸蒙上恩不至舟車算今額所當出而復欲推嫁閭里如天何謂不爾且毁家母曰老婦在何虞毁家手機杼義以繼東作之乏者公與私不兩置尋歲大水決隄埠而入他農以薪禦之不止母使盛竹揵禦之曰惜小費不將媒大費哉諸得竹揵者水獨他徙畝皆收一鍾几數萬畝以是咸歸

德沈母之為母務以儉共有達畧不務苛取而家用日饒裕二女長擇婿而歸之得太學生項國享諸生盛若愚將嫁各為出千金裝而陳之堂下語啟南汝藏也第不以涸汝久之盛生夭有二孤子母撫而使啟南延師誨之諄諄期有成乃已其叔父既弱而又蚤死有從弟方六齡則收其母子使從其母蔡養蔡卒殮瘞皆從腆弟也長為之授室以至有子女皆母手取資適病疫第死已而其婦死已而其子女皆死母悉命啟南瘞之而

哭曰天乎乃遂斬我潘使我不終惠於外家乎意惘惘不樂以至屬疾母故事佛至五十即語所親吾旦暮人耳安能以身受錐刀役自是不復問家有以佛事誘之者不惜損槖已得其乾沒狀顧合掌曰如彼墮落何我則何與蓋其語西方指證因果目恍恍若有覩也尤皈誠觀世音大士聞語啟南有異香若聞之乎又云數夢舟若蓮花者四此大士祥也期以三歲歲一謁大士像於西湖之天竺上方至再登葉中寒小蘇强自力以上

復中寒幾殆而愈遂尫弱不能起漸劇啟南跪而問母苦乎曰無苦也側身而暝唯呼登舟登舟者再蓋若叩西方津者母以萬歴癸未終距其生嘉靖癸未得年六十又一當其晚歲而叅議君復有子曰自邠為國史檢討啟南以文學補太學上舍有聲仁義附之矣母益杸其折節為謹有巨商藉丙舍而居者啟南數脫其厄會赴省試以皿飾從質百金商故靳弗應迫則以情懇焉又弗應恚而語叅議君亦恚曰必復之吾乃甘心焉母

聞之曰嘻兒誤矣靳故商態且而不能鼎貴如父兄以
名彼侮彼且以而挾父兄貴魚肉之也休矣啟南遜謝
弗及啟南娶於王故刑部主事愛女先卒二女事見前
孫男二自邵邑諸生娶於卜自郇聘潘孫女四長適太
學生周應侢次許鄭京材次許項德明次幼啟南卜地
於思賢鄉良字圩之新阡謀之憲副君將奉參議公之
衣冠合而塟焉謂余能悉沈手具母事行介檢討君而
以誌銘請余讀而歎曰嗟乎毋故弁而男子者哉以時

屈伸儉共中禮施必自親寛必逮怨今夫西方之說佛不與語要以教人誠耳誠則形形則著而又何疑焉為誌而銘之

銘曰艮字之阡厥土豊美獳人寧焉公神時止曰余嘉爾提余女樹余子爾節余心余言爾耳何以酧之曰傳爾于彤史

顧母張恭人墓誌銘

張恭人者故宿松教諭鸞女而中奉大夫貴州左布政

使公言配也生而淑靜有令姿能通孝經內則小學諸書教諭君竒愛之為偃蹇其偶而最後游里人胡生館接顧公公雖齒卑然風骨頴秀教諭君已心喜既而擾公槀得所屬文則益大喜曰有息女可以奉箕帚時公父封中憲公閒而委禽焉封公猶在椽食窶念且不得當也而恭人之歸顧益自勵為儉共晨興問寢膳安否退而視漿粥脯羞之屬課女紅以次第就理居恒謂顧公所與褒衣而來告釁耻者即為負公膏油之夕我機

杼聲前公吾伊而息者亦為負公以故顧公得精專其業連舉進士授工部郎督河事所理寧陽時中憲公方簿諸城而王父滄江翁猶在乃以翁就寧陽養至則尤甘恭人饋薦曰吾今而後知禄食之膴也顧公之為郎失柄臣指調倅太平意不懌恭人徐解之曰仕宦貴不愧心何害於是從之太平遷貳臨江則從之臨江擢南比部郎中屬中憲公已解簿與其婦楊恭人偕而就官舍養恭人謂顧公郎奉薄吾力能勉之以毋失二人懽

楊恭人性嚴少可顧甚宜恭人時時語中憲公視而簿
時一青衫候上官忍枵以責我草具也今何如郎奉亦
幾何則新婦之賢若媼多矣顧公之守惠州以遷越
臬而始憂歸則恭人相以成二喪禮閭黨歸顧公孝尋
補蜀臬晉參閩藩總滇憲最後領貴陽轄恭人無所不
從日伺寒燠飽饑之候以安公鈐下蒼頭斤斤聽部署
毋毫末闌入蓋顧公宦中外者三十年而不受私謁居
恒以誇於人恭人者吾益友也微恭人誰與成吾廉顧

公晚乃始置二媵侍夫人幸之甚於公舉子女各一復撫之如己子女以故益得顧公心相賓禮白首無違色也公得解貴陽歸亡何卒恭人哭之慟遂病痞時長子汝學已薦於鄉恭人呼與其仲季而訓之曰若父不以宦而有私槖今其餘者屋一廛饘粥之產二頃而已吾不以若父宦而有餘槖即簪珥周於首衣周於身何以貽汝貽汝廉而已汝學汝為家督毋忘先志仲季汝勗之毋違汝凡既服除汝學念恭人戀戀不能偕計吏恭

人正色戒之曰吾所患不在痞令恃汝而慰地下奈何兒女子態汝學既行以成進士報而恭人喜可知也然疾日益不良醫藥以至大故且屬纊執仲季手曰吾果有以報地下矣語而兒言猶在若耳遂瞑時萬歷之癸未五月也距其生正德庚辰春秋六十有四男子四長即汝學以學行著聲娶於田偏將軍某女汝問娶於梁某女汝某娶於林某女皆邑諸生為恭人出汝攷未聘媵出也女三長天次適凌登第次適田學賴適田者亦

媵出孫男六曰彦家娶於包刑部司獄某女彦哲聘于
于副總兵某女彦貞彦煕彦宜彦烈皆幼孫女三長字
林聘世餘亦幼汝學既聞訃馳歸以聞寔行謁余曰敢
徼先君子同年之好而以不朽惠毋與之語哽咽不能
竟䄂事草出之且泣且稽首也久之乃復以凌興化登
瀛之狀來請曰塋有日矣是將啟布政公之兆於積慶
山之陽而合焉謹礱石以待余乃歎曰嗟嗟吾故熟布
政公賢乃不知成之自恭人賢為誌而銘之

銘曰生也穀是偕而歿也穴是依胡以後期曰欲以覿孺子成而報之噫其永即安於斯

汪共蔣墓誌銘

汪共蔣者何蔣氏之婦於汪者也其名曰洽舍曰洽舍而易之以共何德舉也共蔣之歸汪也其夫曰道貫道貫之字曰仲淹為汪仲子共蔣歿而仲子悲可知也曰不穀冀以身蓐螻螘而司馬公在未敢也雖然不穀將何以生也伯子憫之曰毋悲吾二氏之內指數萬矣請

任彤管以章蔣之則而詔之於是伯子受仲子妻傳仲子乃言曰庶幾以慰生者而將若是者何死而有知也尚將以我泯泯彼也遂請於伯子吾所莊事王伯子如伯子既卜兆而身介幣來請且拜手曰不穀之老伯子有成言矣吾子其母辭以為不信視伯子傳王伯子亦憫之曰毋悲姑返幣吾敢以不腆言而廞隧中之石遂誌曰共蔣之始歸汪也其父以念之故徙其橐從而仲淹母共太夫人愛少兒婦煦沫之猶恐重共蔣益折節

為謹畏仲子既用材美當父母意而伯子悌愛之尤毋間伯子之婦貴甚而獨内嚴仲子伯子顧藉以寛仲子氣益發舒而又嗜酒且嗜客即夜分驟有所需徵共蔣亡不立應容交口譽共蔣而久之仲淹稍稍負佚癖自是醉呼酒或不繼罷以詰共蔣對曰妾獨不避罍恥耶奈何市中饋名以成君酒食過仲淹為稍稍謝客而共蔣朝晡治具益精即仲淹讀書勸請息或所游處而賢其咄唶應猶故矣仲淹之奉司馬公持而析箸也因悉委

之秉共蔣自矢勤有饒力豐歲息二平歲息一儉歲財之無使虧毋太夫人賢而拊其背曰即令而姑往者佐而男奚若伯子重用事容有以百金為仲淹壽者共蔣聞而誶曰若書生何自致百金壽即若籍伯子重而以百金役若者是若代伯子為百金役也徵之果居間者也仲子乃拒弗受而誇他客曰微狂夫貫何以有此婦已伯子請急歸里弗召而仲子居圍圍將他游共蔣挽之曰若能為鄭當時千里出而不齎糧耶則胥人不以

前面孔嚮若矣仲子乃不果行仲子謀置媵共蔣則為之置媵而與之埒衣食諸婦於汪者女於蔣者公私嬈共蔣謂吾徽俗無是共蔣弗顧曰善則從俗不者從我而前是共蔣之父有所私而娠乳母毀之母而將敗之共蔣介仲子説母遇雌伏卵不忍殪以巢有生而忍殪大人之遺體乎母以為然迺弗敢舉一雄中表相謂曰夫氏非直弗妬也乃能化其母妬鳲鳩之德寧紿我哉歲已夘之正月共蔣忽病心痛氣上衝鬲若鯁者大醫

萬方不能救遂革人或謂孺自彊毋恐共蔣笑曰若猶
生覩我耳我第以生死大旦暮胡恐也俄而逝共蔣毋
子有三女皆出自其媵者病得之侍太夫人疾而勞已
侍伯子之婦疾而勞已又急其長女疹而勞已又哭伯
子之冢孫已又庀太夫人喪葬資爲金千五百而仲子
當五之一爲仲子虞損槀故仲子哭之慟曰婦疾非自
有也乃其半繇我而伯子之婦哭尤慟也曰叔姒病非
盡爲叔也其半實繇我且後壯遂我棄我何忍獨稱先

於是其下皆痡即宗戚帷以内無弗慟者帷以外無弗
次嗟論歎者閭左右無不殫捂惜者嗚呼此可以稱共
矣仲子奇有氣工古今文詞雖用兄任上舍不但已至
是乃大詫曰吾不難一第難我婦見之王伯子之憫憫
其意也是故誌而復為銘
銘曰有壞五色相協吉筮爾其安於是毋戚戚地下坎
其左實其瘞俾而夫長世宜而繼宜而嗣斯無忝而之
謚

明故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直文淵閣制勑兼翰林院典籍事賜四品服色小川顧公墓誌銘

嘉靖中上方與二三大臣議典禮潤色鴻業而傍及柏梁鴻都之好多自書生起暴貴而未有如顧氏父子兄弟之盛者而又盡賢顧之始自孫吳其後歷六季而稱名族不衰國初有友寔者居上海之松澤貲傾里任俠好義坐小法逮死都下其子仲睦年十一上書白父冤得觧奉尸歸鄉黨稱之仲睦生文敏始徙而邑居生廣

南太守英英生贈光禄署丞澄澄有二子長曰東川先生定芳仲曰世芳其贈則以世芳故而東川先生所謂賢者公之父也當是時陸詹事深最博識大雅而先生為中表與相上下尤精於軒岐之學公時尚少然已能從詹事論八法時時模楷大令北海呉興矣先生既北游燕携公從公遂補太學上舍而故相夏文愍公言以議典禮重用事與詹事有連見先生而器之乃遂益器公謂先生材惜老矣孺子廟朝器也遂以先生長薦之上

得御醫供奉聖濟殿會上幸承天多收召善書者使應
制而夏公首舉公詔給筆札給事行在所還賜冠帶祿
食寓直誥勑房授試中書舍人已實為中書舍人兼領
翰林院典籍上嘗召對御書十三廟號顧其進止詳華
目之曰此真儒生也為何名對曰從禮又問崇禮乎將
從禮也公對如初乃趣賜金帛居舍人之十四載而始
改直制勑為益親亡何擢鴻臚寺右寺丞居職如故史
館開以公督儹纂修仍與書玉牒國史永樂大典承天

大志莊皇帝之為裕王也王子藍田王蕘公當題主王敬謝勞苦先生先生休矣錫以兼金文幣王即大位而公以史成進光禄少卿加四品服居職如故尋命之永陵書世宗皇帝主再書御容號諡賜金幣逾等上初御經筵以公侍及拜金幣賜及肴酒果茹之屬馳傳之江南采先朝故實上太史公垂竣而以目眚乞骸骨報可公前後直兩制三十餘年中間扈從行幸奉使命者各二陪祀郊廟者九供事廷試者三預恩榮慶成宴者四

拜誥勑褒旌者三先後賚賞不可指數天子之所眷寵

優遇中外皆豔稱之以為布衣之極致而公益恂恂為

共謹未嘗有絲毫公適太師徐文貞公居政府最久而

公其兒女密戚也有欲紹公而謁之者公謝不能問相

君所指嚮嚬笑何若公謝不知曰以職事從左右旅進

旅退若不相識者而至莊皇帝初朝典久曠廢獨公贊

文貞公微計行之然絕不以語人其宥密如此夏文愍

以分宜相論辟容鳥獸散亡敢名夏公者而公雪涕為

經紀其喪分宜聞而不善也公行意自若久之夏公以
詒恩復其官還所沒貲產多公力故上海令喻顯科以
詿誤謫而流落不偶脩餽於公公露其抑屈得内遷既
而返其餽曰吾以邑人故直令非以令市也張澤者公
之諸弟經師也按察僉事於雲南從討蠻寇不利死之
大帥計委責於張事上公奮曰賞生僇死法乎且何以
勸來者爭之於大司馬疆張得從死事例贈光禄少卿
祭塋且任子公有所知衛輝同守某卒於邸具美材殮

而歸之且為識其槖邑子唐某謁選死於火亦買棺藏
骨而歸之公所為德不自名人亦無知者每曰詎可賈
而有乎其内行尤惇至孝友成性每侍東川先生竟日
立不敢跛倚小不得先生意輒長跪謝過命之起乃起
先生疾率諸弟環視湯藥寢食為廢嘗奔母李宜人喪
歸而有島寇之變間關營喪事不已或謂不虞叵測乎
公謝曰使吾母入土而我即叵測固甘之及塋亡他有
弟五人而以東川先生命析産公點不一言人或謂嫡

長可稍割封也公復謝曰夫孰非大人遺體且吾以久宦減仲產方議讓焉諸弟感之益相習為讓而公自是益困矣然猶能撫孤姪為買田置室所衣食徧宗戚故舊無失職者又强自力拓治先廟伏臘烝祀諸子姓以班從濟濟矣公雖用書受知上然所典多國家大制冊誥訓雍容雅重得代言體而至楊忠愍繼盛給事允繩及前張澤贈官告尤感發蹈厲為人所稱誦他文亦多稱是公既得請日危坐一室展卷恒至宵分有所得則

筆之往往多格言暇則合諸弟若今鴻臚從德内翰從義輩揚榷風雅評隲法書名畫焚香啜茗竟夕不㚷倦客過上海里以爲汝南宜城得一維稍納履幸甚天下蓋熟於公父子兄弟之賢而不能忌其盛中間一鷙監司移徐文貞之孽而加齮公公夷然不屑也嘗寓籍青浦晚節望益高兩邑令以春秋分聘鄉飲爲上賓然不能數得公跡尋病痺久之病革呼子孫以指畫所擁衾作積善二字而瞑時萬歷之癸未正月初五日也距其

生正德庚午得壽七十有四所著有直廬日記蓬閣藁
藏於家配喬氏累贈安人子男二長九疇太學生娶光
祿戴監事女次九錫娶即徐文貞公女女二長適諸生
劉國柱次適鄉進士張雲門孫男三時升太學生娶陸
繼娶杜次晉娶潘漸尚幼孫女五長適武英殿中書房冠
帶生潘雲龍次受趙隆培陸埴聘餘未字曾孫女二尚
幼葢公之子若孫女世與潘為媾而潘公允端者嘗為
四川右布政使狀其事而稱之且曰典故類曹褒辭翰

類張超孝謹類石建廉節類朱暉而以能輕身排難歸之以濯夫郭亮之行若任俠者然王稚登之傳公也則曰公所為大要厚施而不責報急人而不自以為德修之冥冥而不喜為名高然則公所存長者也非俠也余辱識公父子兄弟而尤於内翰善故為之誌而銘之銘曰疇起布衣而為上近臣疇以藝顯而奄有其文疇為親而不有身疇後已而先人見其一端以為俠而知者以為德之醇吁嗟乎顧君

光禄寺監事京庵宋君墓誌銘

余宦遊燕中故華亭宋公為名御史旋各以病廢不相識而余病已稍復出然里居之日為多而公之子光禄君稱名士里中絶不相聞然與余故人徐太學孟孺善太學數為言君孝友忠信重然諾不靳施予余殊心器之既而復謂君嘔血死矣其死實病而能自强泚筆先後為偈若干言往往出意表最後君之子啟明以狀來請誌銘稱其病劇時親故對之而泣君笑嘆曰我自歸

我耳而曹留則留何碍或曰得無有不了乎君復大笑曰今日吾了日也遂書偈曰千身萬刼此靈根今日靈根何處去無來無去真靈根徹得靈根自常住既而孟孺偕其友陳仲醇來訪君抗手謂曰吾與二足下生死交乃者大事迫矣何以教我孟孺曰惟有西方耳君頷之已而復曰病一刻不可忍奈何仲醇曰一刻安在君乃憮然曰吾十年亦猶是耳更兩日手定凶具遺囑寄啟朋儕之為君子而已不及他私語已復書偈曰人人不識西方

路我道西方是我家横出信心須頃刻不須路上半杯茶時所養子啟祚侍顧而曰吾行甚樂特不能待汝母汝弟耳索熟水三漱之起坐亡幾何翛然而逝蓋啟明之言與孟孺合嗟乎儒者居恒談説大道若真得之其排斥西竺之教以為異端快耳暢目無能難者于生死之際不勝去就一念乘之而恐怖奪之而散亂居平所談説安在更不如受西竺之教者之爽然無罣也而余所交衲子尊宿多矣要之亦不必盡然君所操儒術也

其治家人產也其日酧接妻子昆弟戚執閭里人也其於生死之際則衲子尊宿所不易如者何也啟明曰而師曇陽子之立化也君雖不及躬侍然日夜冥心焉夢而得師授以三印其文皆曰處真子而篆體别且曰後五載度汝然則君之所以不怖不散者恃有曇陽子在耶有恃非道也孟孺曰不爾宋君故嘗讀華嚴經而悟夫悟華嚴者不墮境君偈猶境也以為賢於近世之儒者則可許而志之曰君諱邦乂字民倩别號京庵其先

自汴避兵而南遂著籍華亭凡數傳而始業儒至御史公某始大顯君八歲受論語十歲受易屬文有聲十七補博士弟子故楊給事允繩見而異之曰吾負吾女賢偃蹇其配今得壻子足矣給事女遂為君婦君自博士弟子進太學而御史公病失明君日夜奔波延請醫藥卒不效每一拊公目輒痛心哽咽不已已而其母某夫人卒君號踊不欲生饘粥亦絶公覺之曰汝為死者死則快然何自不為生者生君乃强一餟及其私居苫土

皆血淚漬也部使者脩睚眦怨於公株及君然君實無可指摘者而其季頗跅弛蚤夭累亦及君君以一身扞之往來居間凡十年而後解家以不燬公時謂客吾不能無恨於人以是累吾兒謂季之子曰非而伯父而不覩此室廬也君更踢踏不自安曰不肖不能生貴顯為大人銷外侮甚愧大人久之御史公慨然語君壯且才宜及時有所樹效士貴行志耳安能役役為筆研誤即老死誰知若者君念公朝暮侍我為目不忍發公故遣

之既謁選得光禄寺監事三月請告歸與諸子弟稱觴
奉御史公壽時公七十矣大懽樂之然居恒語君鄉俗
薄而囂我尚不易支非汝土也金陵故都賢豪長者之
區跡汝其志之於是公以後六年捐館君哀毁有加服
除猶杜門謝人事者百餘日乃歎曰可以奉吾親誨矣
遂徙居金陵金陵多佳山水君甚樂之然不好游大人
久之歸里上冢會得疾即前所稱從容書偈萬歷乙酉
十一月事也距其生嘉靖丙申春秋僅五十有二痛兄

邦交蚤卒撫其孤如子經紀其室逈於已室當倭亂而
鄉人中兵者跳入城君闢丙舍數十楹處之資其饘粥
又割居傍地以益郡獄郡守義君旌其門有錢家港澗
御史公首捐百金闢之君歲措囷中粟賦民功始僝自
君之為施而里居觀寺橋道亡弗飭者宗戚閭左亡虞
衣食者諸所為德不可訾數然楊夫人寔有以相之君
有丈夫子二啟明太學生娶莊氏啟郊聘朱氏所養子啟
祚妙子也郡諸生娶蘇氏女一適鍾允善孫男一京伯

尚幼

銘曰恒人之情慼生怖死樂死苦生蒙莊之旨儒者斥焉以數歸理西方聖人萬刼不毁其詞繆悠其道宏矣君之坦然毋乃出此清淨圓明與佛同體歸䰟親壠永存世軌誰其銘者無生老子

沔陽州學正象齋朱翁墓誌銘

余病告靖居而嘉定令朱君廷益每以公事過輒來叩靖有所質始一再見之其後謝不任而鄉人稱令賢者

耳為沸乃稍復見之一日僂行而叩我色墨且瘁再拜已出其父封令君建侯之書與幣及手所草先學正象齋翁之狀復再拜而請曰敢以地下之石勞長者余辭不獲則謂姑以賢令君之故而受役既卒讀狀又歎曰吾不恨受役令且以翁之故而益知令君返幣而誌之誌曰翁諱賢字汝賢象齋其別號也先世自婺源徙而嘉善遂為其邑之思賢鄉人大父其以學行為諸生其治家政必步趨先文公禮其他事多廉取而寬施嘗扁

其堂清白曰使後世毋忘也蓋里中籍籍饒守相轍矣有子三人仲曰邵武教授公其少以才游太學試不利三十為邑校官凡數轉皆不離校事歷大郡而後卒所至諸生模楷之前後有丈夫子九人其七為翁生而秀慧不羣稍長從內兄胡給諫工文辭通經術張太僕其者見而大奇之置塜館弱冠補博士弟子即以試最得廩食學使者萬瀕兩試翁皆第一詫謂諸生此子字字出意表非而曹偶也然至大試輒不售嘗售而坐溢額復

不得收御史惜之俾受經省院中其再售則業已冠其經矣一臬司嘗有所憾於翁摘其論以為詆誹脅御史去之翁亦自傷奇數稍倦於業更十年當貢矣而以念其儕老貧而格小阻避之俾自為計翁齟齬者四年年且五十而始成貢授太平之訓導轉教諭清河再轉沔陽州學正其見模楷約畧如邵武公有誨而已束脩不行官舍一鶴一鹿餘廩共之既倦游以年至自引歸歸日盛供張與戚執驩飲者三而謝去之謂其子建侯曰

藩吾門吾自兹與世絶矣不能從治服少年子傾貲落也自是毋論城郭即十室之市跡可數矣有刑部郎蕭君者嘗從翁受經以讞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於翁書辭娓娓將欲有所為翁笑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布耳目於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末減翁怒曰不佞雖僅辱一命風化係焉而子乃輕黠我揖其楣此吾王父所以志也自是蕭君行部再謁翁雖與之飲色益莊竟不能有所問而别翁居職二十年所積

俸為金二百宗人謬市所業田持金去既使蒼頭問租則報曰租何在租出之田田何在則報曰田何在翁笑而焚其劵曰得我金易耳而勞此狡獪且償我何必劵也翁孝友自天性於子行第七而邵武公之謁天官選也翁司其槖柎出婦裝珥而陰進之得治行尋卒於邵武翁日夜祖跳奔哭悉以遺訾產子其兄弟故與仲兄共丙舍而居念其貧悉歸之獨身出治生已又念其異母弟幼割所餘資之弗恤也母湯太孺人均養於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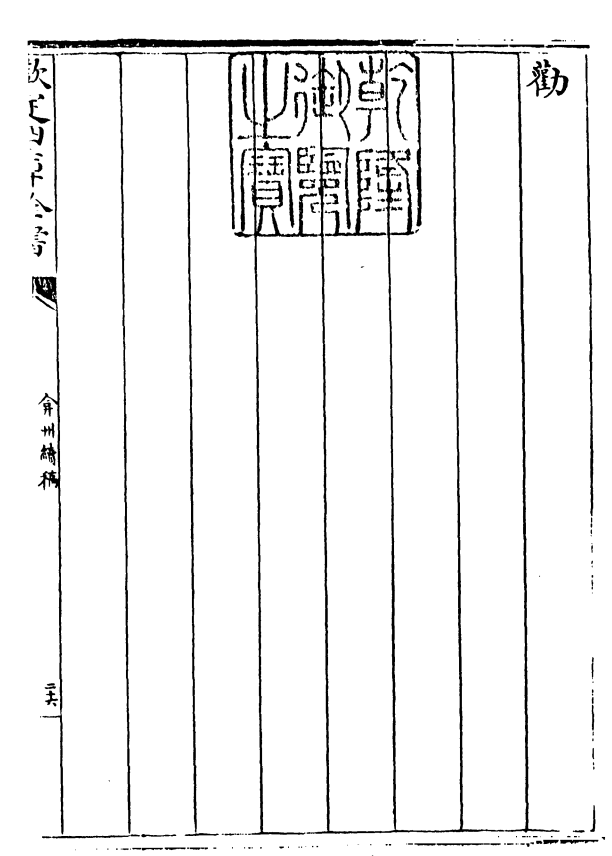
獨甘翁翁不惟共事太孺人即娌子以下毋失意者太孺人每謂是一兒足以了吾事矣生不喜養生家言而强無疾晩節不為產唯召一二老友與圍棋角飲飲酣則呼童子歌邵康節王文成詩而和之陶然洽也顧其御子姓則甚莊雖燕處必脩容而後進談説經典及前輩行誼纚纚可聽卒之年九十矣且屬纊口授書寄嘉定令好為之且曰介不受變何有於三公乃瞑時萬歴乙酉三月二十三也始娶張即太僕女夭繼娶胡孺人材

足相家有二子長即建侯亦以諸生高等膺貢再遷教諭用廷益令漳浦最封如其官娶張封亦孺人次建寅娶賀女三適賀得孺陸卿皆胡出適馬如爵者二王出孫男六長廷臯娶周次即廷益尋以嘉定課最遷南儀部主事娶施封孺人繼汝次廷龍娶盛皆建侯出次廷䕫娶沈廷傳聘胡廷名幼未聘建寅出也孫女四有適胡偕卜世者曾孫二長純聘馬氏曾孫女幾有許字潘某壁某某者餘俱幼嗟乎朱翁之什禓稱有宦年五十矣

以其官爲諸生師者二十年而後謝之食子孫奉者又二十年而後高朗令終人固不可無壽哉抑朱翁之孝友克讓好施秉介固其性然非以爲𢿱而强趣之其天葢不鑿矣其不喜養生家言是能爲不鑿生者也壽道也故又爲之銘曰

父子三世以師爲官其德若微而收功緩譬彼植木既培且灌爰篤闓孫如瑟如瓚兩宰劇邑全活千萬濫觴之流滙爲江漢翁䰟於斯永永無筭我銘其幽爲存者

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吾山王次公墓誌銘

余友王太學百谷自晉陵徙吾吴而無錫實介二郡之間百谷往來多與其邑之豪長者游所最善者夾山王

次公夾山之王姓故匡其先有殿前七司扈者事宋藝祖而避其諱故去匡之三垂而為王其徙則自洛而南邑之匡洋橋以至武進之王巷最後復為夾山凡三徙而愈盛夾山之始彥文凡六世而為次公次公之父覲娶於潘有丈夫子四伯曰趙奉祀正學叔工部郎覺季太學生譽皆磊落自致經術顯重公於中尤軒舉諤諤自好十四補諸生數以文陵其偶二十進補國子上舍益有聲祭酒稱之然至大試輒不利而會其季譽不勝

令之苛役也而避之令意其匿次公所而次公嘗以酒
事忤其里大豪豪乘間中之令謂次公實匿譽持之急
杭方伯淮者力能得令輕重欲以為次公次公念實不
匿譽弗請也令持益急時工部君以諸生試幸於臺使
者使者以次公訴行郡郡守某知次公富有所要次公
謝不可則陽為令操大體竟奪次公國子而使者恚用
他事論擊守去矣次公復抗疏辨解不得人或謂不可
以他途進耶次公謝曰我之無罪道路能悉之此命也

且利我者乃以二千石而慱我我其歸治生矣遂率妻子耕夾山之陽居數載傍畝益拓而時賦其稍入付家人子雖轉息江淮間次公名能知人既得之則悉以相寄不為鉤較予奪以故所入益贏而有餘力則益多誦讀古文載籍時時集子姓之資可進者誨之居恒謂能使我廢科第不能使我廢書性惠慈屬歲儉則盡出其藏粟平糶以贍閭里而貸其貧者不問息義聲漸隆隆起次公為人長身而頎廣顙豐下目光爛爛注射人議

論慷慨時時出意表里中少年多輕薄爲小冠短後衣
次公弗善也出則峩冠寛袍長袖襞積曳地以自表異
衆目屬之而用伯仲皆宦達郡邑見推擇以爲三老賔
之學宫葢八十而卒以老病終次公至孝念父母蚤逝
不逮養雖至篤老語及之未嘗不隕涕也所以奉大母
曾備志物之饗奉祀君前殁次公子其子而成立之三
十年如一日門館無雜客客有文行者不憚屈節延禮
之即欲挾重加次公次公弗受也其築室治圃種種多

遠計庶幾與壽張者故蚤失太學生而不亰家與名次公諱舉字子庸始號二懷後更號吾山娶張繼楊皆無出有二子而少者殤長曰鴻臚序班曉側室楊出也娶亦楊女一適雲南按察照磨龔濟世孫男逢善娶於須女三適諸生貴濟美太學生李茂文字丘汝材次公之殁也曉將卜葬某地而以治命請狀於百谷已又紹百谷請誌銘於余工部君先司馬之同舉於辛丑者也返幣而應之其辭曰

福有五曰富曰壽曰考終命而不言貴其次公之謂耶或奪或予造物之奇予匪幸得奪豈致之次公其即安於斯

慈溪邑文學鳳溪袁君墓誌銘

始余栖恬澹靖時實與太原公同舍而太原公故嘗師事少傅袁文榮公文榮公有族子曰宗泗茂才異等有聲太原公居之婭戚之館以不時入見輒相對飲食談辨余得一二寓目焉無何宗泗出其所為文甚奇已又出其兩子茂育茂英文則益奇既别去忽衰絰而過太

原公即以太原公來介曰不肖得事公將藉公寵靈之一言以為先君子壽亡禄先君子不待將使不肖負終天恨敢藉之地下乎太原公從臾之則成諾矣而茂英應省試魁其經宗泗挾以偕來而袖屠儀部長卿狀曰請據而損益之登之石長卿予知友也其辭豔而不誣按狀君諱鏝字汝脩嘗自號鳳溪其先居明之郡鄞有宋寶謨閣學士燮者死而崇祀四賢祠三傳而靈卒官餘姚令喪過慈溪之鳳皇山麓得地而葬之遂依以家

焉又十傳而為贈刑部郎照照生廣東按察副使載則君之父也有三子伯與叔皆以訾得官叔稍顯為布政司理問而君獨業儒十六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憲副公愛之所之官挾與俱君益得奉庭訓辨晳聖門義利之學與禮樂刑政之大者不獨工嫺於文辭已也最後憲副公乞身歸而君母章宜人捐館猶在殯倭暴起蹦慈溪邑故無城憲副公倉皇跳山中別業兄弟鳥獸散君卧呰而哭曰父幸已脫奈何忍於死者即不幸有俱燬

耳而倭竟不入也葢比閭無完室矣倭事定憲副公懲於警盡遣其家屬而曰吾老此山中不歸也君復獨身侍憲副公且養且讀書久之公暴得疾劇謂君曰誰謂而翁宦達者凡數政而裝若洗揹一篋此主上嘉我勞於顯陵役者金若干幣若干以畀汝昆弟毋與也已而曰所以繼我志者惟汝君雨泣唯唯憲副公既絶而伯季至君出篋曰即先君子有命而主上所以旌勞臣者孤敢私之讓弗受伯季亦交相讓乃盡以為二尊人營

坐貴即不給君之私幣繼之矣尋當析産君陽為不肖者稍取下中而歸其腴伯季伯先君二十年死更十年季亦死君皆為料理身後撫誨其孤遺嘗有賈客許生與君以錢通負二百金不能償君名而酒之面折其劵君故貴家子畀行閭里閭人莫能跡其重也文榮公貧夙倚君父子晚節驟顯取相位君對客不一名之而會長子宗洙前卒獨宗泗在而茂育茂英及他孫茂名茂益皆補諸生君撫而歎曰所以不食大人托者我何有

焉汝曹其勉旃君於書無所不閲老而益好之卷不去手客或風之豈尚為公車計耶樂事不可方何獨在書君謝謂客吾以天下樂亡逾於書者且書故非公車所得專也君貌清羸顧神氣殊自王與人語不能蔵其過而有所請則不平立直以故畏而更親之年七十而癸未之嘉平其懸弧月也宗泗大合客高宴為君壽君與客酧酢不廢禮至明年上元之前一日晨起盥櫛啜粥美端坐集子姓諄諄誨勵若訣者頃而嗒然怪就之則已

息絶矣聞者咸謂君得道蛻去不死也嗟乎君一書生耳豈其習於玄素繕命之術而真不死耶見其瀕危不去毋以為孝遜父遺於伯季以為弟折二百金之券以為俠不引重貴族以為節而要自其天性純至發之非有貴於孝弟俠節也其稱君得道蛻去不死得無類是哉履順而去逍遥自然以不凝滯於物之效也當子具草日則茂英已進士高第君二子六孫其六已前見而有茂功及未名者曾孫男一元哲所娶多名族

銘曰豐於後先而嗇於躬其躬之不逮豐然亦已占之其即安於宫

仙居簿累贈兵科都給事中子心張公暨配周太孺人合塟誌銘

張公者諱元卿字伯揆其先自唐右丞相始興文獻公九齡有弟曰九皐以子洛陽令抃故家東都八傳而為宋晉陵尉直從常州又八傳而為端明殿學士异宋且易社矣其子孫薄元德不仕明興而有道譺者復從吾

郡之長洲生子景輝輝生灝灝生敞敞生珏葢世世隱於賈至珏而始慕為儒娶於仰舉丈夫子八公其長也生而秀穎就外傅未幾即善屬文父愛而撫之曰勉哉吾賈賴爾而脫為擇配得邑之著姓周君女是為太孺人婉嫕有才操既歸公遂受凭鑰寄朝夕羞饋必躬舅姑甘之每以詑所親曰吾子婦若而人而吾食於長者未嘗不飫也少不自其手吾舌能辨之已矣而公以文高補博士弟子試必先諸弟子父益憐之不欲令僕僕

郡邑為入貲進補太學生試復先太學諸生公益自勵於學而太孺人日佐以勤而賈其貲曰妾未嘗後夫子興而先夫子宿也願毋忽其三餘而棄之公雖小倦為之作氣以起太孺人恒自言吾寧忍朿濕公也所要名勝為文酒會即不愛簪珥廣市醇鮮公不知所緐置矣自公之在太學久有聲遘大試輒困而猶欲奮一決太孺人止之曰命也且吾聞舅漸衰公心動亟歸歸而獲奉父湯藥以終之其又久之為吏部選人得浙之西安簿時

仰孺人已見哀狀公弗察也太孺人復止公曰裝未辦可小緩行乎而諸弟子姓中表固强公扺治甫兩月而仰孺人之訃至矣公慟幾絶馳歸治喪小間謁太孺人曰天乎卒不能用若言使先公無憾於我則惟若使吾母有憾於我則惟我蓋公之先後舉二喪易戚備盡以孝稱里中亦太孺人有以相之也公服除補僊居時僊居甫中倭其民皆鋒刃餘而新舊賦累積司府責之急公條上其困苦狀請得盡寛其舊而新是圖報可於是

咸感公意轉輸若流水吏以最聞矣頃之倭警狎至公身自擐甲登睥睨晝夜察圮隳與士卒分功版築閒賊未至郭三十里諜知守禦完整稍稍引去始公方議守而內不能安太孺人以閒歸視太孺人曰毋顧我存亡與子共之公益感慨自奮卒以完邑聲稱流聞上官上官德公而亡以報且憫其廉也俾攝郡之中津橋榷公念且有濡染又此丞別駕職也不欲侵之奏記力辭上官賡恚謂何物小吏乃敢為名高必不以名借若然以

公之居職無害也不能有所加而公忽忽倦游矣始公之力辭榷也太孺人實勸之至是復謂公岨蔡可以代梁肉緩步可以代車胡刺促視人臭目為公歸而槖枵然垂也不以僊居一物名唯薦紳衿裾所贈文若謳謠之類而已公既歸與太孺人相率為儉勤以具中人産伏臈不虞困然公每思父珏之不逮養也毋仰之不及終也居恒惓然內傷矣故署其齋室曰子心而稱於人謂吾心一息而不忘乎子也當父之亡遺粟十而去七

歸自西安而母㝛若洗矣知各有所屬弗問也季弟歿而亡子遺帑俛千金公有五子當推為後而以讓他弟之子自是皆化之肫肫為惇謹而會太孺人之父周君燬於火公曰於我乎養周君與其媪老死公曰於我乎塟遺孤未娶者公曰於我乎室然使公之不媿然諾者太孺人也公有五子而其四為諸生皆手授之書與教屬文太孺人從旁解析出意表久之第四子睿甫舉於鄉父乃喜詑曰吾父謂我能脫家世賈當發之儒而不

能竟儒用庶幾是兒哉居三載公竟以老壽卒而太孺人始益為政益寛仁喜施意豁如也性頗喜西竺言第謂瞿曇氏之所繇稱以能仁寂默耳而奈何窮土木之雕飾美衣珍食以資游手乎哉睿甫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迎太孺人養聞之愓然曰吾嘗從僊居公游南都預觀高皇帝王業之盛今者乃獲盡觀之一何幸也既至睿甫奉觴而進太孺人泫然曰吾惜而父之不及享也既解館為給事中於吏科以兩宮徽號恩贈僊

居公如其官太孺人封秩亦如之以翟茀進太孺人復泫然曰吾惜而父之不為封而贈也膚甫之解館也有為之不平者太孺人曰留而史官出而諫官皆為人主司國是別賢不肖者也吾聞之史官之劾緩而諫官速若奈何愛其緩者鼎思乃大悟尋復以皇子生公贈至都給事中而太孺人亦載給勅命所以奬稱備至久之太孺人思故里膚甫乃以使事奉歸里既返命復以念太孺人乞歸亡何太孺人有微恙强自飾促膚甫發曰

而豈吾有耶不以時報國而齷齪兒女子何居痻甫徘

徊不忍發而太孺人病劇矣嗟乎痻甫位諫官論究人

主得失與宗社安危大計即鮮有能遂其私者乃獲以

太夫人將而日食大官之餼滿五歲而扶侍之歸又極

湯藥之致其視仰孺人之所得於僊居公者不大愉意

哉雖然僊居公以蕞爾一尉完堅城謝腆畀奉志與其

身為進退而卒不辱於其宦窮顯懸殊所為軌一也公

之卒以隆慶壬申九月十一日距其生弘治甲子得壽

六十又九太孺人卒以萬歴甲申十一月初八日距其生正徳丁卯得壽七十又八五子長汝化娶劉少司馮公𨮁女次汝新娶夏吉府審理建寅女皆補長洲縣學生次汝熙蘇州府學生以太孺人病禱於神請代俄卒時人傷之又次則濬甫名鼎思以娶王氏為處士錢女文學行誼稱名臣又次汝春側室曹出先卒二女長適福安令袁曾次適王用賓孫男七士良娶顧士光娶周汝化出也士奎聘徐汝新出也士弘娶宋長洲縣學生

士毅娶歸士正聘萬士直聘吳鼎思出也孫女六長適吳文獻顧應壁呂遵義查坤汝化出字湯某汝新出適蔣一鰲鼎思出曾孫二幼士良出蓋公卒之十四年而始與太孺人議塟卜地於邑之陳公鄉子字圩新阡公之行檢討顧先生狀之太孺人之行按察副使馮先生狀之而睿甫具草焉二先生世所謂良史才也而以幽宮之石屬之不佞則大不類然不能忍於生者為誌而銘之

銘曰誰慤子職而誰冀之誰以邑障而誰壯之誰完志故壟而誰憑之誰誨廸厥後而誰右之匪惟儷於德亦偕有遐識魄偶於斯過者式之曰是諫議君之所樹而二老人之遺

張幼于生誌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吳郡三張曰伯起曰幼于曰叔貽幼于始字仲舉一曰敉叔貽尋夭而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為古文辭益壯麗其名亦益著幼

于交遊徧海内咸欲爲不朽之策于㓜于弗顧也一日東訪余弇中而請曰有樂丘之石以干子余愕弗敢應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奈何任君身後㓜于曰固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之子子先我則無若子何兹乃有二幸夫及子之身而得不朽我也與我及之身而得覩子之所不朽我也子以爲何若然則何以不君傳而誌爲㓜于又曰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藉子而傳之乎則無若藉子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爲張㓜

于生誌幼于初名鵬翼已更名獻翼其先自鳳陽徙而金陵已又徙而吳為望族王父凖能積著起家有四子以伯氏叔氏材任治生棄之賈而仲季恂恂守經術仲卒繇鄉舉至台郡司理季游太學得金吾幕職而叔氏遂大廓其產以誼俠聞至傾郡邑叔即幼于之父所謂雲槎處士冲者也當是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蓄三代敦鼎尊彝與古圖畫書籍器翫即代稱膏華者莫敢抗居恒自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以蔡中郎目我乎已

而伯起生又七年㓜于生皆生而白晳娟好秀麗每出
市人連袂矆盻屬之曰誰家璧兒當非復塵世間物父
憐愛之為置師塾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即能破累帋而
所造語奇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即以詩贄故翰林待詔
文翁文翁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其客陸禮
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而是時伯起
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歳遂客及叔貽陸君亦折行而與
㓜于稱詩故皇甫按察汸彭處士年黃處士姬水令劉

按察鳳尤相得唱酧無虛夕當是時操觚者以不得幼于一語為歉幼于尋游南太學兩司成至不敢抗師禮引以為上客然至每大試輙不獲儁伯起雖一獲儁其試南宫亦畧如幼于故借悲叔貽之天而相率為厭去然幼于之所謂厭去獨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湛其思自比於絶韋折楇而不已蓋十年之中而成三易曰義經約説曰義經雜説曰義經臆説已有讀易紀聞讀易韻考學易標閶後先將數十卷時人往往以博覈歸

之而未有能顓習者㓜于意不惮乃盡謝其故冠裳幅
巾裋褐置輕舠呼筍輿縱游吴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
使邦君大夫與搢紳逢掖之賢豪長者多㓜于所故識
即非故識而耳㓜于名者亡不延頸願結歡張先生先
生乃肯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則談
談劇則卜夜稍不跡方以内黛粉蛾睩肩隨之矣葢咸
以何黙擬㓜于惟㓜于亦自謂通隱也築室石湖塢中
貌黙兄弟像而祠之始㓜于之及處士公也雖甚見憐

愛而義方斬然小弗稱則賜朴而嫡母葉太君敘而磨煦之若創其股生母許少君以有子故代家秉其誨幼于不顧為慈幼于精專其思以奉父及二母於三子中最為得二母心父及葉太君相繼歿幼于刻像私室以朝夕起居至伏臘薦饋哭聲殷殷不絶少君為之感動曰我幸無恙是兒脩辭色而奉養我他日卒不諱奈兒目枯何其事伯起莊甚然伯起介少可而幼于多許晚節雖小異趣然未嘗一息而忘推兄也吹塤和篪洋洋

盈耳矣痛叔貽蚤逝亡以為地下者則謁誌銘於余諸

傳誄哀輓多屬之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

吾兄吾所欲得不敢不力於吾弟人以為實錄㓜于念

處士公先仲季父埒其奉侍二父益謹所進毳甘以日

計非產之琢以月計衣履氍好以歳計五服之内宗戚

中表有恃而室家者急朋友之難逾於巳若故諸生劉

喬祖姚懋言兄弟韓崑徐玄素許高朱三重醫士馬應

龍游客張昂王人佐輩或館餼或治喪瘞或受孤寄或

解紛難其始分誼不甚深往往竭財力為之弗計也若素所敬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幼于既以顯重性又好客擊鮮飲醇之歡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家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絶守令傾耳而待幼于亦時有關說然不頗為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幼于其兄弟所居重于二千石然善自挹損舍人子有外闘即被傷委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盜財物而露者猶掩覆之不使竟也事詳家兒私語中家兒私語者幼于所自著

也幼于念以任俠婁挫産僅圖籍存而許少君益篤老不能舍之而北所藴藉不得攄游跡漸近不敢過數百里外娶婦朱爲吾女甥賢亡子中歲爲幼于置貳舉三子而婦埸三子曰里曰仍曰頊以仍嗣叔貽意尤念之爲倣顔氏家訓凡十八條垂四萬言以示軌物他所著詩文又數十萬言其行世者十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幼于私語遠本天道邇證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已搆喆昆懿交纖善畢羅即毋論三子荅問爲何所以立揚資事

之道備矣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詣亦以先後為至末大要才周而溢學積而宏令不必離古不必合匠心成法遇境輒會斯所以為秇苑之雄乎哉古者親在不稱老今許少君八十七箸無害而幼于亂鬚蝟磔雙權若玉飲噉御内如少年乃遽斂其雄心而諜束身之地以身托得無為吊詭乎哉吾敢以其志志之且為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之者非日俟而續焉可也

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靖齋周公暨

配譚宜人合葬誌銘

周之先為晉將軍開林其籍江陰不知所自至元而有壽一者由江陰徙常熟之雙鳳里雙鳳割屬太倉遂為太倉人自壽一八傳而為崇負隱德有子二曰樗菴公樾榆菴公燧二公皆博達遠識兄弟友愛亡間凡舉丈夫子十更子之益斥買書籍俾受而以其經薦最顯者睢州學博士塾浙江參政在工部主事土寧汝知府坤廣南知府墨工部司務埜皆能以其官榮二父而公所

自出者榆庵公也少而最敏慧然眇一目父寢之以為不稱宦迨年十三所應對摹畫多了了當意始顧公而歎曰羣兒鼎貴易耳誰與代吾家秉者我知之矣稍長遂輟以屬公而公善計數於米鹽瑣屑亡所勸厭甞用亦漸饒公故奪其家不獲治經術意自傷曰吾聞良醫之活人也殆不減良二千石何者其制命自我也於是盡取義農軒岐俞跗盧扁倉公張李諸經傳讀之而精得其大指至切脈候證湯液膠醴鑱石蹻引能以意變

化行之不盡按古方往往奇效然而不責酧以故尤得
貧人心嘗道遇一暴死者憐而診之曰可無死也手劑
藥扶齒而進之漸蘇再進之起矣他日復遇之魁然健
夫也拜而曰吾市書人敢以經籍為諸郎君大用地公
笑而受之公於書所不盡究者經術耳其他亡所不窺
而又善偶對能為歌詩諸昆季聚飲好以詩相高公輒
先成則羣困以酒曰某語瑕某語弗瑜且不當先長者
公酒至輒釂不色怍最後以高秋登鳳岡監者曰請授

簡當擊案為節罰後成者公成最先而又最壯麗乃相顧吐舌曰吾等不復能困若酒矣各就罰而後罷會公長於詩若此然不欲名於人人亦無能名者始娶凌宜人有二子鑾鍔矣凡五年而死再娶譚宜人譚故虞之著姓幼婉嫕甫十九歸公時公產未立鑾鍔皆在褓人竊以少難宜人宜人能自強為勤儉操機杼篝燈而績日力恒至夜分右抱鍔而左撫鑾毋使有饑寒色既而自乳子鐸與鑣其愛必先鑾鍔而後鐸鑣也鑾少敏甚

公出所起市書人經籍以授之試爲博士弟子往往稱
諸弟子冠屬羸疾夭譚宜人哭之哀幾亦不起宜人事
尊章尤篤愼與公爭先爲養王太恭人時時謂榆庵公
吾今始有婦不虞中饋矣宜人之精力專於二老人以
次治客供張而其自奉不二簋幽菽脫粟而已簪荆縞
布委蛇於妯娌錦繡間意豁如也榆庵公與王太恭人
相繼坳則公與譚宜人皆以孝聞而久之鐸鑣相繼補
博士弟子鐸尤賴脫公謂宜人幸而兄所受經籍猶在

自恨老矣若庶幾及之然未幾何而公卒巳譚宜人亦卒公得年六十七譚宜人六十一耳葢又十七年而鐸成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明年以上登極贈公如其官譚爲安人明年爲武選郎中遇建儲恩贈公復如之安人進爲太宜人又十年郎中以漳州太守移病歸里葢選地者久之而始得吉壤於某處謀以歲丙戌合葬乞行太僕卿徐先生爌之狀而屬志銘於世貞則鍔以太學生鑣以州學生皆前後夭僅漳州守在鑾娶郁亦夭

鍔娶陸繼朱漳州守即鐸娶張封亦宜人鏕娶朱繼陳
孫男六人法娶梁淛娶譚繼沈鍔出汀太學生娶唐汾
聘項鐸出洢州學生娶顧淦亦州學生娶郟鏕出孫女
五太學生郟一陽崑山縣學生朱景星張敏求龔某郡
學生凌學詩其壻也曾孫男四孫女七婚嫁皆名族公
諱室字安卿別號靖齋世貞曰長者哉靖齋公也醫不
責酧詩不市名諸所為德冥冥耳然以一布衣偶俱於
諸金紫中而無愧色至所謂金紫者以次代盡而公之後

人始大顯振振繩繩而公與譚宜人俱拜天子之爵位綸綍於其身後其視伯仲得孰多哉則又曰婦哉宜人也儉不嗇養慈不偏惠可以風矣是用誌而銘之

銘曰隱其德緩其獲不於其身於其後人其蛻巳陳其蔵則新蓋久而二老人始獲返於真

黄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余仲氏宦江右時於試棘中得諸生黄章慶云既撤棘見之莫少年人也而又能為古文辭仲氏器之為其父

後渠君志幽宫之石居四年而章慶之母王太孺人復
卒又三年僂行至余里居以仲氏書介而請曰無禄先
君子即世不孝怦怦者十年所而未有以慰地下也賴
天之靈席仲君不朽亡幾而母氏繼之惟是卧苫於廬
不敢越步武今者服除矣而乃獲計葬葬而以母氏不
朽請也則惟仲君之恵是徼余固謝不佞不獲辭則讀
其友駕部郎胡君所著狀曰其言熾而覈可徵也爲誌
之太孺人者其先自瑯琊與余同系後徙撫之金溪王

父教授公序有子三仲曰東石公奠與其兄銀臺公萱相繼成進士為禮部郎嘗上疏抗論大計於武宗朝再予告里居讀書山中著明金溪之學召補學政使者於浙不應天下益賢之東石公艱於子逾壯而始舉太孺人夢有以鼓吹擁一兒至者胷有文曰恭人已太孺人生東石公名之恭且曰恭女德也生而端莊静凝不妄言動東石公愛之口授内則女訓諸篇皆誦則進之經術經術成東石公每詫語人是兒男子者當褎然吾上

雖然亦何必減曹大家偃蹇於配者久而得後渠君某當是時後渠君偉晳為文音有儁聲而其父太僕公某策名賢書與東石公俱以金溪之學顯兩家喬木相望里人豔之太僕公游南廱師事湛文莊公若水後渠君從預聞文莊學且益壯意不可一世士東石公聞而召冣之始東書稱門下生蓋晨而就正東石公也夕而太孺人佐之誦且誦且講說後渠君欣欣謂一時得良師友矣太孺人歸後渠君久亡子為後渠君買數媵躬衣

食之俟浣濯期而後薦太孺人尋舉一子章慶久之滕亦舉一子太孺人愛之踰於章慶也曰吾非矯而踰之顧吾所不急則且益緩尋病殤太孺人哭之慟後語及淚輙欷歔下不禁也蓋後渠君卒之歲而滕復舉一子僅三月太孺人憐焉而任二子毋且父之矣始後渠君慷慨重氣誼不寢然諾邑亡賴子匿其䘚陽出下及其卒也則多布爪牙借權市勢公私為陵舞太孺人所以應之有餘度無我何則為穽穽章慶太孺人以晝隱章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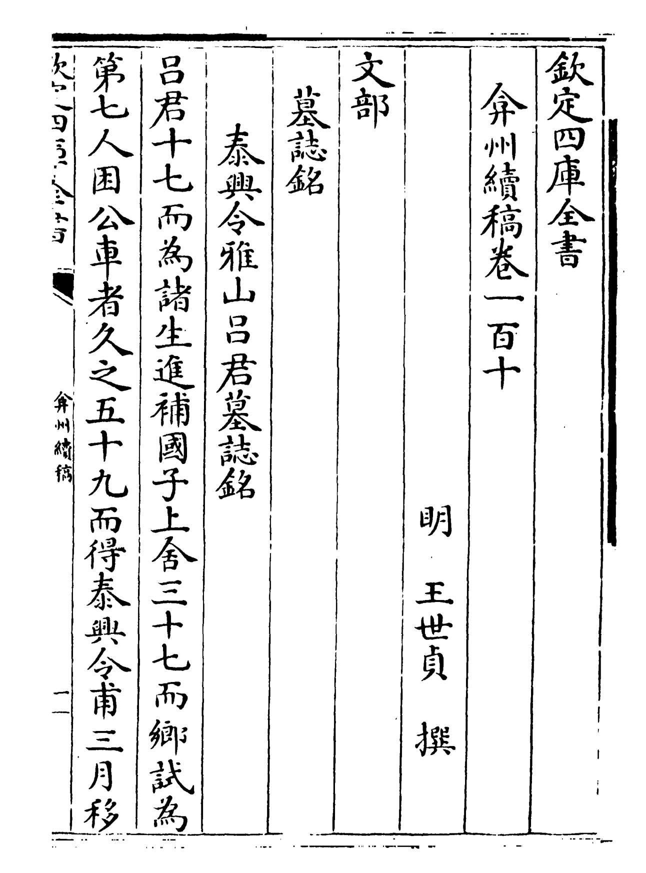
而夕授之書時淒然泣曰即汝才而不自振拔獨不念隤而宗脈耶章慶亦泣益奮於學既得雋而後安亡賴子亦避去太孺人嚴重寡言笑隱約成性終其身無美衣媮食之奉然好施予周人之急甚於巳章慶又為余言太孺人非直德學自東石公也乃其貌亦類東石公夫東石公所稱是兒男子者當褎然吾上固爾太孺人女而男子者也即不男子何遽不東石公若也且夫太孺人之所繇名則休夢是踐德亦稱之然此於令甲為

四品階今猶未驗也將母章慶之所能自力為太孺人身後榮者非耶太孺人萬歴庚辰十二月卒距其生正德戊寅壽有六十三章慶之娶為劉少子彦慶亦聘劉女二長曰詰歸盾生何永元次曰詔歸諸生王國伭孫男一履恩聘則胡君女女二曰履詳許太學陳守身曰履宜未受聘後渠君家世行履詳仲氏誌中余乃復為之銘

銘曰有祠部為之父父亦曰有令女有太僕為之舅舅

亦曰有令婦夫才而妻則曰齊子才而母則曰倪妻良於常母良於變二子誌之後十年將休夢是踐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

泰興令雅山呂君墓誌銘

呂君十七而為諸生進補國子上舍三十七而鄉試為第七人困公車者久之五十九而得泰興令甫三月移

疾歸吕君之歸未嘗一日而忘過我客亦時時稱吕君
顧余方掩關不能從事酧酢而又八年則吕君病矣謂
其從子元學壻李褎純曰幸及我之未死而得瑯琊君
志銘我欲生見之於是屬其姻鄣大夫紀其行甫就而
吕君不起矣臨絶猶手二子而曰必瑯琊君志銘而後
我瞑夫馮太史者良史也謁瑯琊君必以太史狀於是
太史為吕君狀且紹二子先而申君之治命太史與大
夫皆余友也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吕之先為岳牧著姓

後居大梁至宋建康中而有維祖者得官杭之崇德尉大梁為金尉以妻子老崇德遂稱其邑人凡十二傳而君之父相官至沔陽州判官沔陽公有子三長曰山西行太僕寺丞煥季曰淮國儀賔熯君其仲也諱炯字心文地有雅山署以見志生而明頴至性過人於書無所不窺習然以文過竒故多不録而其遊太學則為祭酒吕先生柟司業童先生承敘所賞識追策名裦然前列縉紳好稱說之矣始吕世世什一累息而沔陽公稍用

本富其盛至傾邑然性嚴重不能析節官府邑中倭倉
卒儻以身免倭既去議城城則沔陽公當版築十六而
他侮膺至非君之策名則立糜矣然君能忍詢練事豪
有浸沔陽公槖而弗應者君宛曲譬解卒弗應乃割私
槖陰遺之又有里貴人居間賂亦出自私槖前後積數
千金皆以解沔陽公之禍沔陽公之禍解而不知其所
繇也久始稍得之至疾革就書家老俾伯氏叔氏各以
千金償君家老尚恠謂此不足當半償而君竟棄弗顧

曰舍人子賾賾妄聞我何所捐槀太僕君長於君十餘歲君父事之家政壹聽焉至於把門户扞外侮則一切自任不以煩太僕君太僕君老且死顧其耄嫗𥜥兒曰吾生頼吾弟死復累吾弟奈何君雨泣而對曰必不兄負也自是旦夕朝其丘嫂益共謹拊循𥜥兒踰於已里有欺兒弱而搆之者君極力屏衛得免兒後名元啓居恒謂人微吾仲父何以能至此儀賓君以尚翁主故留滯楚之子元學先歸猶在稚君喜而誨養之以至成長

今廩於博士庠有聲所以語人如元啟儀賓君一得予長告還君迎謂之吾失一兒得一弟差不至𢇁然杯酒盤飧朝夕融融靡間也沔陽君夫婦之棄君時尚未舉孫君憂之甚奔走相地偃蹇十餘坐始得吉葬而元學生巳元啟生最後元學之同父弟元肇又生君大樂之曰先公之系振振矣即有子何必我而其喪二親以過毀且用相地勞成癖疾凡五試公車或中道返或弗克入始慨然曰去死無幾矣終不忍以儒冠見先人地下

其爲泰興泰興濵鹽邑也民以舟檝故易爲盜君至則首捕治一二大猾刑簡而政精其民恱服之守以上有難獄輒問呂令云何喜事者欲徙運道自常之孟瀆過江徑泰興取楊子橋而出所費以巨萬計君執不可曰運故道在也亡故而廢之而更置焉如大農金錢何議乃止當是時淮以南方倚呂君重而君素宦薄且有婦沈孺人變上書移疾歸兩臺監司公移數十止君不得士民强留君以數萬計君從間道驅得免令署供張直

百金君悉籍以屬吏曰為我謝後令毋更煩民也邑父老謳思君不置歲時走六百里問遺以為恒人或謂泰興令豈有所不足耶材不任耶不稱上官意耶君笑曰否否人故自有志且我偶倦遊耳因賦詩五章識者以擬元亮歸去來辭云去舍不數武有園曰友芳志兄弟也亭池卉木嘉蓧映帶之樓曰瞻雲志思父也中置法書名畫敦鼎之屬日宴坐焚香誦老易離騷羣從戚執過之或四遠文士納屨請謁則延之花下割鮮釀醇佐以

清言間發酧唱竟日夕不倦時一呼刀諸西郭外所謂五柳庄者擷露蔬剥筍蕨網遊鯉射浴鳬酒酣岸幘髙歌起舞顧影而笑曰吾不敢望五柳主人小饒酒資耳君風神瀟洒美鬚眉秀目少時頗任俠裘馬督從有遊閑公子之富與名晚節盡洗去之獨其好施予益甚尤急諸子姓兄弟間有一時殁燕中者悉為棺殮傳致其喪歸又厚䘏其孤有謁選而得鎮遠倉使者以文憑質金脫他罪不能之任君為贖而遣之滿考貧不能返君

使人囊金而返之仲娣負官賦積百金以一稚繫獄其得出亦君所償也自君之為施不已而宗鄙姻戚執友以至閭左人人飽濡潤無失職者顧君帑則益空或迫有所應不能亡假貸於富人諸負君券以千計君負亦如之恒自計我不忍負人又不忍責人負當奈何會婦沈卒沈故沈敏仁厚顧君善施沈善積其遺貲頗裕君悉以解負其所存券即弗盡折亦弗問也以故君卒而邑之人亡不罷市痛哭者要不特門以內然耳君既名

高爲人所慕悅大吏至越者又多生平親交君自匿不相聞徐司馬栻撫浙不能得君一希適重之且代去旌君門曰孝友敦義邑令陳其者欲寬一泯罪曰爲我齎百金博呂先生數行君曰數行易耳如關說名無可洗令有死者郡下邑丞調棺君得美材應之郡俾丞以公贖五十金酧君直丞匿未予尋罷官去人謂君不可取償予君曰殮死令資生丞等耳杭守方某驟卒以廉故不克葬君倡諸縉紳裒金走其家經紀之義聲隆隆官中

然至長賦踐更諸役不欲小異齊民嘗損田百餘畆以贍嘗賦者至有調發必身任其重曰吾居其輕重將誰屬邑門堰隳堪輿家以不利學官弟子議復之君率百金以倡堰復而科第相望矣君嘗汎寶應湖颶作羣舟多没君盡出其裝募小舟分援之所全活甚衆而不以姓名語人一士人宦留都欲私其妾子㓂使所親僕寄五百金於君亡何士人死僕來報君幸無知者請中分之君怒不聽召士人諸子均授焉有倉使貟官儲若干

将鬻其女君為讐其負女得不鬻小胥張相以孝聞病困燕中君呼醫活之與俱歸衣食之終身君與沔陽俞通判通家通判死長子亦死君捐金養其寡妻又為其季子還虚税脫身狴犴中素名能知人日者方大立以其術干君異其貌稍與之語知其能文勉之使歸蘭溪令補諸生有聲君年僅六十有七亡子其終為君子者即元肇也君之大樂之乃若讖云女四適太學生許天錫邑諸生徐國賢太樂生徐元明季即諸生袁純余所

見者也少年負奇才髙行君能詩善書詩出入王岑諸家書得趙吳興遺意所著有道德經解山林漫言秇苑瑣言友芳園雜詠素心居集蔵於家誌曰呂君所自言人各有志信然哉以呂君之輕去泰興令其鋭果殆踰於彭澤彭澤貧而樂呂君富而好禮則志以過殊也彭澤之為樂乃自躬耕食力之外一飲一衣亦所資於人而呂君之所謂好禮則雖一飲一衣亦與世人共之夫呂君之所不逮彭澤者貧耳其行陰德多矣乃壽不至

中澤不行後天之所報之者抑何薄哉太史公而在固當為之欷歔慨歎無已也雖然士為善以自快而已

銘曰近俠而儒薄吏而循為施不已以終其身不蘄報天不責名人飲酒賦詩達生任真身綴下士名齊逸民古亦有之而君豈其倫也耶

鶴洲黄處士配王孺人墓誌銘

嘉靖丙戌錢塘黄處士某之婦王氏卒明年其子諸生汝亨杖苴衰謁入拜而泣曰母死矣而汝亨不肖無可

以為母者笑獨有得公之一言以不朽地下耳余謝不敏且無故則不敢言以生者之無故則不肖誦公之書十載所矣公幸而惠之言母死可瞑也即不惠之言不肖且死與母俱不瞑也其紹胡君廷試復為之從吏甚力余亦心憫之汝亨乃出一編謂余此所以志也既盡讀其辭曰麗而剴可受志矣志曰孺人亦錢塘人也父曰古塘君某博學能古文詞亡子而孺人其最少女處士之父曰逸山君某賈而儒以貲傾里中而有六子亦

獨處士少又俱才各能得兩家父母心而孺人又能佐其父紓家難父器愛之難其配逸山君聞而為處士委禽焉既入門則逸山君之賈日挫諸子長者皆徙箸去獨孺人與處士奉逸山君夫婦而會古塘君捐館婦李蓤處他女家無問供者孺人迎與俱處士念父賈已矣當以儒術顯而力不足既補邑諸生則教授傍邑子藉其資孺人獨身治饘粥晨興以奉尊嫜退而共母李靡不自愉快也屬歲侵度所儲粟不給則貳其饔而身當其

半菽逸山君竊恠之以間伺孺人食試為食不下咽乃歎曰吾幾失吾孝婦處士所齎遺弟子資繼之稍稍不之矣而會媍性病熱羸甚孺人私忖以人肉可療羸密封右股而雜糜進之弗覺也已處士覩其袒衣血察知狀大歎咤曰奈何先我使我不得盡心於母已而其竟不起處士慟哭不欲生孺人之哀可知也然懼處士之遂不欲生也起而撫之曰知君不忍死者第獨能忍於生者耶於是俱起勉治姑喪而益精心奉逸山君有子

汝高侄七歲使之侍寢處務以寬逸山君意既老病寖劇孺人與處士晝夜襲服而侍湯藥處士間迎醫禱孺人即代之掖卧起逸山君意難之孺人跪謝曰大人憊至此而暇嫌之論哉已而逸山君復不起孺人與處士毁瘠如失姑時所以治祭葬皆獲如禮尋倭事起焚燒里居三徙而孺人以强力自支其養母李不怠久之李復以老壽死孺人奉而合之古塘君兆始逸山君病而謂人賴吾婦吾忘老鰥母李病亦謂人吾賴吾女吾忘老

寡人亦謂君若無他子及婦耶何以獨子少子與婦謂母李無他女耶何以獨女少女與壻孺人如弗聞也泣與處士曰不幸姑逝吾舅亦逝吾母又逝然吾夫婦得一效全力於所生者足矣何至與諸伯子及諸姊程功處士曰善微夫人之言吾敢有德色始孺人以勞毀故得目疾迫瞑則眊眊焉不察物已而忽明識者以為誠感也處士數試不利遂棄諸生孺人輒嚴課其子讀而亟寬處士曰婦少讀書賢聖人如孔孟尚不遇以老且

今天下寧屈若一人也而汝高為諸生負儁聲自詭芥拾科第矣而得弱疾嘔血以死其婦范亦前死孺人乃大悲泣曰吾所不獲志於夫子者以望若而若乃爾耶天乎於是汝亨弱有文矣少所授孝經論語大小學孟氏諸書皆依孺人𪓐讀孺人恒謂汝亨父兄之所未竟者悉屬兒亦不易哉汝亨自奮厲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儕輿一為驚人之鳴而孺人病矣當其易簀時執處士手召諸子婦女孫膝前人人為好語慰訣且戒勿

慟哭慟哭徒亂人意已而命所善比丘尼趺坐作偈示之則葱嶺中不落草句也尋合掌誦如來號使尼皆誦經右脇安詳而逝蓋茹齋素禪觀者二十年以故盡洗散亂恐怖而超入忍地如此汝亨又稱孺人篤厚倫理處士之叔兄死其父亦死取其孤撫之以至成立有家室不知其非處士子也女字沈九齡九齡亦孤稚也撫之壯而後歸女且曰吾不忍名而贅也他族戚里婦女非子而母孺人者可屈指數嗚呼藉令處士君富幾得

及汝亨之貴而行其德可勝紀哉是故汝亨悲而有餘痛也是宜銘

銘曰以一孱婦身而遘尊卑之變者若而曹然皆毋失其為親何逝者之幸而生者之不辰啟手告盡儵然返真然後知其所以禦變者有定力而所遘者皆徃因嗚呼婦其名而丈夫其人者耶

處士銅山張翁墓志銘

張翁之葬龍溪邑北青山也葢時猶稱處士云而其後

七年翁之季子惟方以進士教授吾郡門謁余慨然而歎謂其先人之行不能出閭里然堅直自遂有古烈俠風而其要實歸於長者以故數履蹈艱險卒坦然而開九袠以終且有諸兄及不肖為之後然不肖竟未有以為先人不朽地也余憫而許之乃具事狀以墓中之辭請君之狀畧曰翁諱治字榮平銅山其别號也張之先世為龍溪人大王父曰均仁均仁之第五子宜茂宜茂之第三子秉華是為履垣公娶於阮有五子而仲為翁

自均仁公來貲產以漸拓而子姓亦益繁然好為長者
至履垣公漸旁落公生而磊砢英邁讀孝經大學即能
通曉大義多涉獵典籍手錄其賢不肖者以自警勉稍
長念其家食貧而伯氏弱不能操家秉慨然曰已矣誰與
資吾學者且如我父母朝夕何強自力佐伯氏而撫諸
弟俾成立然自是不竟學會履垣公與阮先後以忤養
終翁素精堪輿家言竭貲力歸公於同古杉仔嶺而阮
則冠頂蜈蚣穴詑曰吾卜而再得吉壤後必有興者復

創二第其一同古社與伯氏共之其一立家廟諸弟之所同處也翁負氣圪圪不肯為里豪下諸生有貸翁百金而負勢不欲償者意翁孱不敵也翁訟於邑不勝訟於郡不勝衆或撼翁何自苦乃爾翁不顧走之監司訟而勝矣顧割所償以為諸生路資曰吾豈有憾於若哉吾自取吾平耳嘗市巨室隙地而良有欲得之者翁故憚也胃巨室之姓以贖翁怒曰若亦舞我耶以若市則可以巨室贖則不可凡再訟於官卒弗與既而置酒好

與之不恡也嘗創第時諸生某某有搆其違式者尋白翁與酒會酣好無間或謂翁是不嘗齮齕汝耶翁笑曰彼齮齕我固妄我而效彼則亦彼也翁以有中外搆故奔走聽理者五年不責佃租者三年歸集其佃人語曰乘吾之危而匿吾稅若不得稱良寬若於三載而迫之一旦吾亦不得稱仁今貸若若去我他佃矣翁性濶達多智權子母因時為息徒手致千金而能以義散之居恒賑貧苦繕橋道焚貧人責券所為德非一而不自矜

伐性勤甚即寸晷不容逸以為此窳惰漸也晩節遘倭警出入鋒刃者五六歳卒以其身與家免後至七十八乃得應詔為壽官有冠服而惟方應選貢遂薦順天里有黠者援三十年廢産以其家衆據橋塹地而逼翁翁攝子弟姑避之曰吾少孱故不受辱今足以逞矣受辱不孱矣於是鄉月旦益歸翁郡舉鄉飲以翁為上僎翁生於弘治癸丑卒於萬歴丁亥享年八十又七元配阮前卒有子二惟正娶李惟脩仕為常山尉娶黄女四適黄

元科黄大祐蔡一俊蔡賢繼配曹有子四惟教邑諸生娶洪惟方自教授入為國子博士娶曽惟藻娶韓惟渾娶盧女三適潘榮貴李惠龔謝朝賓孫男九一統娶黄一純娶林一絅邑諸生一縯娶蕭一韓一夔一致一叙一熊孫女三曽孫男十二女十婚嫁多名族志曰世所美言壽考令終多賢孫子至張翁備矣彼魯朱家郭翁伯之流其謙退不爭務行其徳視翁若過之然要以為名使耳所謂陰賊發於心而徵於睚眦如故也是故身

挫家析而聲施不克終若張翁者有一於是乎孔子不云乎棖也慾焉得剛翁唯不慾故其剛長獲伸而人不慾夫豈惟不慾天且益之矣是宜銘

銘曰剛而無虐直而溫張翁所以永存而博士用之以教胄子者亦其遺軌耶

奉政大夫同知南寧府事蓮峯陳公暨配趙宜人

墓志銘

故致仕南寧同守陳公以嘉靖已酉卒於家前是丁未

其偶趙宜人卒而至其年合葬於小捷山之原故少詹事黄文裕公佐釆進士王鳳翎之狀而表其事於墓矣而窆石未有誌若銘葢三十八年於今而公之冢孫德基再為吾郡同守一日過余弇中而請曰事固不可知以王父之為長者而其葬也僅有表而不得志若銘以慰其幽然遲之三十八年而幸得遇足下足下能有意乎則王父死且不朽余故信黄文裕公言之核而賢德基據而志之志曰公諱志敬字一之蓮峯其别號也其

先自贛徙南雄之保昌宋有朝奉郎常者宦於廣州遂即屬邑之東莞家焉累傳而至公之大父珪嘗輸粟助縣官賜勇爵父縉少為邑諸生弗克仕凡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幼而惇敏不肯從羣兒嬉稍長通經術補博士弟子令有陳寧者試公文而奇之寘賓館使二子從公抗顏不少假於令事毋所與久之領其省薦兩上公車皆報罷卒業太學連喪其父母持喪哀毀骨立時人稱之最後復上公車抵清河閘而同試者里人林載陽中

漕卒狙擊以死公曰林君去家萬里卒死於外非我誰
為白冤狀治後事者謝諸同試生行矣吾獨留為上書
監司守令抵漕卒法調林君棺殮使艦首南而後發至
則不及試矣公亦倦於其業乃就銓選得倅潯州以行
一時義聲籍籍故少保方公獻夫為吏部郎贈公詩見
意焉公於職專治賦乃創為規條白於上官行之不擾
而辨遂以材舉連攝平南脩城貴縣三令事所至有聲
實見旌禮時議汰冗員公當在汰格而銓部才之改倅

南寧所專治亦賦公理之如潯也而田州之役起始田土帥岑猛鷙而虐數鈔畧隣郡總督姚公鏌奏討之大衆聚南寧者數十萬咸責餉公公從容為經理無乏興師進猛走死而其黨盧蘇王受者分糺其餘衆以叛勢張甚時武緣為兵衝督府議守者曰所見惟王倅材他皆弗如也遂檄公與叅將張經都指揮施震守之公至治戰守具甫畢而王受果悉其衆距城三十里而軍鼓譟聲動地經震懼不敢相顧曰姑撤戍而避焉可也公

拔劒指天曰不謂公等懲至此張睢陽何人哉謂武緣

吾死地也或計且以牛酒犒受緩辭止之便公復怒曰

牛酒不以犒師而以犒賊何也於私計便於天朝辱授

甲立睥睨間指顧方畧各士爭自奮於是經震稍恃以强

賊諜得狀逡遁去矣公自以勞進同守而新建伯王公

守仁來代鏌意以二小醜可不煩兵而下召公幕府受

計俾往諭之賊見公往懾曰是故守武緣使我望若金

湯者也遂請降新建伯大悅尋移師掩入寨公以武緣

之一旅從所部獲級獨八十餘新建伯疏擬公為按察僉事兵備左江會病解任且卒遂格不行而林司馬來代新建伯會討忠江二州叛酋公復以思恩兵從破擒之州人猶洶洶公為經畧請遷衛周安以控其要築城墾田次第撫循稍稍定矣然公絶不自言功賞亦不及而竟以老自解去林司馬曲留公不得則極意揄揚公美給符傳以行公之在南寧也有太平司理藺宗遠者以瘴死而柩過之已而其孤死其家人亦死獨二孀在

流落者數年而公倡其僚悉槖而資使還歸關中關中人劉正郎仕以諫戍南寧泣曰吾不憂死矣爲文紀其事甚詳公歸不復及公家事觴咏自適而已而至篤老乃念其鄉鹽課之重困民援甲令言於朝被格具草且復上而以病不起矣得壽七十有二趙宜人者宋宗室後也溫憑閑婦規尤勤女紅其治生矻矻達乙夜猶未休以故能佐公廉公得寡內顧憂其卒之年則六十七也有子三廷對娶於鄧繼蔡廷頌出繼於從弟先卒廷

封婺林繼彭女六人孫男四履復益都履即德基隆慶辛未進士也孫女七曾孫男七燕毛燕喜燕賦燕式燕謀燕規燕臣孫女五公卒久之而學使者鍾繼英採士民議祀於南寧之名宦祠嗟乎公以一孱書生晚際而當末位乃能出其緒而建屏翰之績此必有大過人者而竟不獲越五品使之返初服以老死格之不足以得天下士如此哉然公竟不名功翛然而去之抑何恬曠自快也夫其先友而後試事誼也損槖而濟數喪仁也

損身以完危城忠也雖古特立獨行之士有不能及者宜黄文裕之津津乎其稱之也德基婁治郡邑大較用公遺意而聲過之然不以政繁而廢忘王父之不朽於三十八年後可不謂孝哉是宜銘

銘曰是惟公與其室之蜕土厚而良鬱鬱生氣以興德嬈用克昌厥嗣

月潭和尚塔銘

萬歴丙戌冬十月廿又六日月潭和尚示寂於吾州觀

音庵之右室越四日為十一月朔荼毗於州之北郭歸骨於室前方丈地為瓶塔以藏之從其教也和尚姓楊氏以成化甲午生弘治已酉從師圓省祝髮五臺山嘉靖戊寅始受具足戒周行天下殆半於蜀邛僰山中最久隆慶辛未杖錫吾州吾與弟懋築室居之凡七十年而後厭世緣俗壽百一十三僧臘九十八和尚以不欺為本以無住為宗以彌陀為父以釋迦為師以淨土為皈地以無為為法事不談禪不豎義不沾講席無寒而

已不備三衣無饑而已不强中食既得疾水飲者五日
絶水者二日至夜分乃呼浴浴畢使僧雜誦無量壽佛
經傾聽既終奄然而化晨大霧頃之開霽朔之晨復大
霧頃之復開霽緇素會送及觀者盈萬人咸合掌咨歎
以為得未曾有世貞乃即塔刋石為銘
銘曰以緣而成以緣而住百十三年始以緣去同受生
者得㧝利天備享天樂亦踰百年雖則百年彼稱一夕
或天或人其等過隙乃知壽者於我無涉無苦無樂非

福非業以銘師塔師了不知我義坐隳銘亦何為

弇州續稿卷一百十